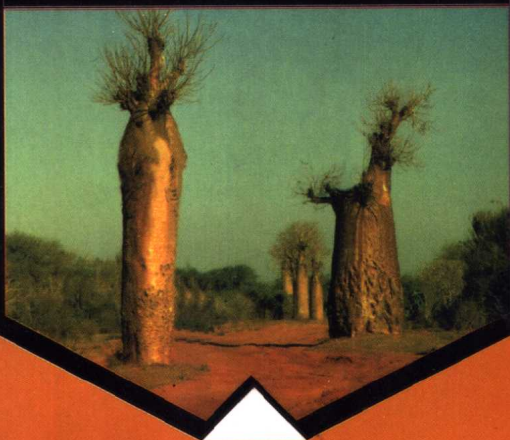


五味子

散文随笔丛书

哭
笑
不
得

阎纲 著



作家出版社



哭笑不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哭笑不得/阎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五味子散文随笔丛书)

ISBN 7-5063-1371-5

I. 哭… II. 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36 号

哭笑不得

作者: 阎 纲

责任编辑: 侯秀芬

装帧设计: 毛 雨

责任校对: 杨 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9.75

插页: 2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71-5/I·1359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I 辑

1. 京城受骗记
16. 斯人独憔悴
25. 北京一日游
31. 冷落了牡丹
36. 难办
40. 腊月回乡
46. 豆腐巷
50. 鹿的奉献
55. 羊肉泡馍
61. 伊犁行
65. 雨中峨眉
73. 文弱的炮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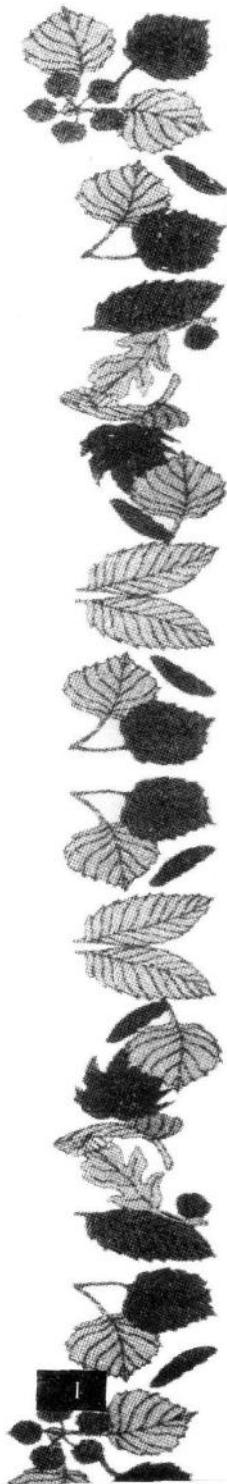
——爆炸大王李正华

78. 剪刀下的高学敏
82. 头一回挨打
87. 长在西安
91. 人家骂他我脸红
99. 要命

——我与癌

115. 猴年说猫
122. 俗人参禅
130. 母亲阎张氏
141. 体验父亲
154. 亲情的绝唱

154/24/101



哭 笑 不 得

159. 孺子, 孺子
163. 天才、蠢才之间
167. 失去母亲的女孩

2 辑

173. 毛主席改诗
178. 毛书白诗与《废都》
181. 如天籁
183. 微篇小说
185. 歌谣·谚语·故事
187. 我喜欢的比喻
189. 小问答
191. 文学梦
198. 那年看牡丹
——《冷落了牡丹》自序
201. 随笔无形
——《一分为三》自序
204. “主旋律”
207. 敢奏黄钟大吕
211. 《余在古园》
214. 梦即真
217. 朱寨散文
222. 二十多年前的一张草纸
226. 农民的喜忧
228. 时事顺口溜
231. “不要忘记国民党”



目次

234. 不怕鬼的故事
238. 胡搅蛮缠
242. 如此领导文艺
248. 同行进言
249. 《戏剧电影报》冤枉好人
251. 致作者
253. 为王宝钏请命
256. 克格勃混迹作家堆里
260. 作家自杀一案
265. 想起郭小川
271. 百花丛中冯牧
278. 最后的金铃
285. 忍看朋辈成新鬼
292. 死
295. 后记



京城受骗记

我受骗了，在首都北京。骗我的人是陕西乡党，乡党就是老乡。我原本不认识他，但他能很快让你认识。他说他是诗人，年轻的、天才的诗人，名叫鹏鸣。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与鹏鸣邂逅京城。

大约是 1988 年，一天，我首次去诗人雷抒雁家里作客，受到格外风味的热情接待。手忙脚乱沏茶倒水者，鹏鸣也；笨手笨脚递烟划火者，鹏鸣也；口口声声扯着破锣嗓子喊“抒雁哥，快招呼老阎”者，鹏鸣也；冲着厨房大吼“姨，我阎哥爱吃咱陕西饭，快给我阎哥擀彪彪面，要油泼辣子……”者，鹏鸣也。席间，鹏鸣老老实实端立身后，规规矩矩一旁侍候，随时准备着殷勤的表演。偶尔插一句半句有关文坛上的话，还算得体；特别是陕西作家的动态和新闻，他几乎无人不知，无事不晓。我谈及曾受平凹之托，为其父不幸患瘤延医治病，询问体弱的平凹健康状况，不等抒雁开口，他像是坡坡上倒核桃，说得五彩缤纷，讲得有鼻子有眼。“你不是早就说过‘关中才子贾平凹’吗？”不是面对面有过接触，不会这样熟悉，心想，

人家早已是圈儿里的人了，只怪我信息不灵，足以见得鹏鸣不是外人。鹏鸣给我的印象不坏，年龄不大也不小，个头不高也不低，身材不肥也不瘦，脸蛋不白也不黄，腿脚不快也不慢，衣着不新也不旧，眼神不明也不暗，言谈不雅也不俗，总之，一身土气，满嘴名人，礼仪周到，笑口常开，憨憨实实一条西部壮丁。

从此，这位新结识的乡党不管我多么忙，也不管我愿不愿意同他接谈，反正在我的《中国文化报》的又办公又睡觉又轮番地接待作者来访、人满为患的一间斗室里风风火火地泡蘑菇，大大咧咧地吹牛皮，不顾它东方之既黑，哪管我胡子之既白，东拉西扯，胡吹冒撩，不知他想干什么，不知他到底要呆多久，比起在雷抒雁家里时的表现，明显地大不安分了。

说实在的，他讨人嫌。

他知道我这人喜欢面食，自己弄饭吃，便带来几把陕西挂面，外带一大包虾皮，推来让去，怎么挡也得硬给留下，而且用浓重的陕西话说：“看你说的！能叫我再拿回去？咱俩谁跟谁，阎哥你说？”

他兴致极高，亲自指给我看一摞同社会名流（如他所说的“文坛泰斗”，没错，端的是“文坛泰斗”的彩色照片。照片之多、名人之名、要人之要，倍儿棒，镇了，盖了帽儿了！此君有两下子，而且本事大，能活动，一点不憨，我承认自己小看了人。他说他的诗集即将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那么，站在我面前这位不修边幅、一身风尘仆仆“的确良”、灰旧的中山装、满脸黑里透红貌似榆木疙瘩、活脱脱一尊尚带着泥土的武士兵马俑，原来是“泰斗”们早已发现的青年诗人！我默



认了，这是事实。不要不服气嘛，改革开放，文思泉涌，人才辈出，一年冒出多少诗老、诗少和诗童！不定一个月冒出一个，一年冒出一打。我虽然吃公家饭、读文学书、编文化报，常常挂一漏万，毕竟孤陋寡闻，不敢随便怀疑。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这个人年纪不小，涉世不深，看人简单，一变而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可有可无。”他一时兴起，从一个破旧的黑色手提包里拨拉半天，掏出相机，笨手笨脚地，咔嚓一声，我和他，一对乡党，一个老编辑和一个天才诗人，像忘年交那样被相机自拍摄入镜头。

别看这台相机不起眼，不定它就是现而今名人出名的一把钥匙。

二次来访，动真格的了。他把一堆诗稿摊在我的面前。这个，我是料到的，尽管我没有向他主动约稿，以免退稿弄得大家都不自在。

我翻看了这堆诗稿，实话实说，非常头痛，一首像样的也选不出来。他来电话催问，我只好从实以告。他激动起来，旋即转为恳求。又是乡党，又是新冒尖的年轻人，又如此这般谦虚热情，驳他的面子，于情于理好像不大合适，于是，一个深夜，硬着头皮，我把《致艾青》和《致臧克家》两首十数行所谓的诗改成每首四句发稿，八句中，属于他自己原装的，只保留了四句半。他老大的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对他说来，总还是增加了一点点资本，还不知道他把这份报纸复印多少份连同那一摞彩照又生出什么新点子，又要开什么新玩笑，创什么新局面。

一天，副刊部主任于文涛闯入我的办公室，满脸的不高



兴。他将一摞稿子甩在我的桌上，十分粗暴地冲着我吼开了：“看你乡党干的好事！”我连忙看了上盖血红大印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写道：“该诗人成果斐然，该论文材料属实，请务必刊出，为盼。此证。”下面是《农民日报》某部门的朱红钤章，红得有点发怯。再看文章，全是吹捧鹏鸣的话，什么优秀呀、天才呀、杰出呀、伟大呀，太吓人了！我立时气得心跳。老于说：“你再看看字迹！”天啦，论文和证明的字迹盖出鹏鸣一人之手。我气晕了。老于转而可怜我了。

我到处寻找这位新发迹的天才诗人，但电话里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坏了，坏透了！

骗子没找着，却招来了帐户，有人说一个叫鹏鸣的用我的名义借了他人民币六百元，连个人影儿也逮不着了。

万般无奈，我找雷抒雁，他总该知道他弟弟的行踪吧。可是，抒雁比我的火气还大。抒雁说，他那儿早闹开了锅，不时地有人要他把鹏鸣交出来，“我说不知道人家不信。”抒雁还说，他那儿，先后来过两个女孩子，好像都是工人。问他要鹏鸣，说她们是鹏鸣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好像怀了孕，挺着个肚子要人，说“不把鹏鸣交出来你全家休想安生！”结果，坐在家门口啼哭不止。“你看把他的！……”满口秦腔的雷抒雁比我还要狼狈。我不由自主地、也操着陕西土话无力地叹道：“唉，你这个兄弟……！”电话中立刻发出雷吼：“妈的，他是我哪一门子兄弟！”又补充地说：“还是平凹介绍给我的！把他的，这叫什么事儿！”

后来，铜川煤矿有人悄悄告我，鹏鸣的真名叫“焦理鸣”，陕西省渭南地区白水县人，出生在焦河岸畔土窑洞里，童年命



苦，及长爱诗，念过初中，干过杂工，四处飘泊，诗写得不老少。平时，他在爱人工作的地方落脚，爱人在铜川煤矿作事，可是，常年满世界地跑，不沾家，甭想找到他，谁也找不到他！

像鹏鸣这样的年轻人，吃过苦，写过诗，嗜诗如命，满可以充当一匹黑马，在诗界闯出个名堂，不料想，老实的陕西出了这么个大不老实的瞎瞎人，浪迹江湖，搅得周天寒彻。

第二年，1989，不寻常、极严肃的一年，但是，鹏鸣说的《鹏鸣情诗选》三大卷果然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另一部同样厚墩墩瓷甸甸的《鹏鸣抒情诗选》付梓印行。

《鹏鸣抒情诗选》的“诗人小传”写道“鹏鸣（1958—）蜚声我国文坛最著名的抒情诗人、作家、学者；杰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卓立千秋的文学巨星和艺术大师。”

《鹏鸣抒情诗选》的“内容提要”介绍说：“鹏鸣先生不但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才家、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巨著《鹏鸣抒情诗选》全三卷，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相结合而为中国当代诗歌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海外著名人士及崇拜者纷纷评论他是亚洲第二个泰戈尔。”“看来，他将在亚洲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第三个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夺取此项殊荣的人。”

神经衰弱的人，恐难经受如此巨大的艺术打击。

此外，在“中国当代作家选集”《鹏鸣抒情诗选》的“诗人小传”、“出版说明”和“中国当代诗人丛书”《鹏鸣抒情诗选》的“内容提要”里，鹏鸣还这样吹嘘他自己——



正在“负责筹办——海外最高文学刊物。”

“兼任《农民日报》文艺部特约高级编辑。”

“先后有两千多首诗作繁星般地闪耀诗坛，风靡海内外。”

“曾获三次大奖。有两本诗集译成英文介绍国外。”

“一位卓越的文豪。”

《鹏鸣抒情诗选》的编选者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编委会。编委会诗歌卷的主编是艾青。编委是曹禺、陈荒煤。责任编辑是张志民、牛汉。《鹏鸣抒情诗选》为“中国当代诗人丛书”之一，序作者为艾青。

《鹏鸣抒情诗选》“内容简介”还说什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诗歌卷，每五年编选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著名诗人的珍品，纳入我国文学宝库，为专家和学者们的借鉴与研究提供丰富的重要资料”。

百分之百的假冒，89年度的特大新闻，闻所未闻的文坛诈骗！一切都是假的，假货竟然公然上市！

收在《鹏鸣抒情诗选》卷末的张志民、雷抒雁、伊山合写的《十年心血铸诗行——记苦难诗人鹏鸣》，假的，也是假的！

并且假得拙劣。《鹏鸣抒情诗选》印行 235, 000 套，1988 年 4 月北京第一版，可是书中近十封名人抬举鹏鸣的书信和评论，竟写于 1989 年或 1990 年。

此三大本书系“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却是张志民和牛汉。张、牛二位名副其实的诗人，既不是盲文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本人也不是盲人，更不识盲文（当然，盲文出版社的真正责任编辑也不见得就是盲人并识盲文；也许该出版社出版的这几大块砖头根本没有指定‘责任编辑’，不知通过什

么交换将出版自由转让给鹏鸣)，怎么会跑到盲文出版社屈尊为一个不相识、不相干的鹏鸣“责任”编辑呢！

此三大卷书，每卷卷首是鹏鸣的大头像，每卷的封面和封底都是鹏鸣的全身照。《鹏鸣抒情诗选》中，同样是用作者的影像包装起来的。四部书中，共收进各种照片 164 张，收进鹏鸣与名人、要人（真名人、真要人）的合照 124 帧，收进名人、政要（真名人、真政要）的题辞 21 幅，另有鹏鸣的画像和生活照若干。有趣的是，一些照片的文字说明是鹏鸣接受香港或美国记者的采访，可是在画面上根本找不着采访者的影子。

诗人张志民发火了，1993 年元旦，他上书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书中写道：“该书中以我的名义所写的文字（指《十年心血铸诗行》一文），全都是伪造。除此，还滥用我和牛汉的名义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日前，我与牛汉同志联系过，他说从不知道此事，并嘱我共同复信给你们……鹏鸣的行为已触及国法，对我们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我们要求对此特大骗案进行彻底调查，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依法严肃处理。”艾青夫人在电话中激动地说：“艾青从来不给别人写信，根本没有给鹏鸣写过什么文字。”又说：“这是艾青从未经过的令人恶心的事情，为了不出意外，至今我没有向艾青透露此事。”

“全都是伪造”，全是假货，一切都是假的！但是……

但是，四大本书堂而皇之由国家出版社进入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是真的；四大本书一百多幅与各方人等合影留念是真的（其中也收进我跟他一起的照片，可能就是在我的办公室自拍的

那张)；至于领导人、名人们给他的二十多幅赠画、题辞等等，当然也是真的。说鹏鸣“曾三次获国际性文学大奖，去年又被美国 ABZ 和英国剑桥大学分别列入世界名人录”的报导发表在 1993 年 5 月 5 日第三版《南宁日报》上，以及在“文化天地”头条位置的文章《血泪铸就昂头歌》说鹏鸣“出版了 21 本诗集和三卷选集”，“《鹏鸣情诗选》自问世以来，发行量竟达 23.5 万套，为我国文学发行史上所罕见”，“作为嘉宾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的开幕式”这样的话发表在 1993 年 5 月 18 日《广西日报》上，却是真真、真真的。

譬如那些题辞：“诗海明珠”、“诗坛英杰”、“诗苑瑰宝”、“神州诗星”、“天之骄子”、“大鹏展翅一鸣惊人”、“一位高产优质的天才诗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里程碑”以及四个赫赫大字——“千古绝唱”，一概都是真的。白纸黑字，真的假不了。

鹏鸣这四部宏著，其气势和高度，超过《艾青诗集》、《臧克家诗集》，直追《巴金文集》与《鲁迅全集》，硬要较真的话，巴金、鲁迅都不是伟大的外交家，也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什么文豪。鹏鸣的可以拉一车皮的桂冠，不用多戴，戴一顶就足以压垮群芳、盖帽诗坛、屹立世界，在中国诗歌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称王称霸。请教文学史家和法律顾问：中国诗歌史和中国文学史上欺世盗名之最者有如鹏鸣乎？

接着就是被重重激怒了的“责任编辑”牛汉和张志民向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提出控告，以及一批名人要人私下里大呼上当的悲愤场面。

当我得知这四大本算得上豪华的包装、囊括天下诗人、要



人、名人为我所用的砖头块被送往诗人、要人、名人的案头时，当我得知这被称作“亚洲第二个泰戈尔”的“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的里程碑”同样树立在报刊编辑部和企业大款们的案头时，我悲哀了、痛心了，当然，也为我自己碗里的家乡挂面和美味虾皮而悲哀和痛心。

鹏鸣把有些名人、要人的心理摸得倍儿透，他们不就是长于以发现新人标榜自己，以“伯乐”自居，以导师的口吻抬高自己，以在天才面前“我也不是不行”地、宝刀不老地、哲词睿智地欣然命笔、过儒将的瘾头附庸风雅皆大欢喜吗？鹏鸣还是老圈套，他心里明白，风雅圈套，是一定有人向里头伸脖子的。他看准行情，他得手了。

在中国大陆，在地方文艺界，在地方新闻界，尤其在商界，怀揣四块砖头的鹏鸣大大方方，体体面面，通行无阻。传说他应邀参加南方选美活动，担任评委。

百般侮辱地践踏人的尊严，非常滑稽地愚弄人的声誉，胆大妄为无视天理国法的存在，铤而走险毫不掩饰手段的拙劣，事发之后依然若无其事大摇大摆，鹏鸣赢了。手段并不高明的鹏鸣不知怎么嘲笑老实的文艺界和威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

这就不仅仅是鹏鸣一个人的问题了。你就是捉住鹏鸣，起诉、审判、定罪、入狱、劳改，甚至赔偿侵害名誉权的严重损失，你照样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何况，你去哪儿捉他呢？谁去捉、首先找谁呢？

到了1990年，鹏鸣还是鹏鸣，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却毫不间断毫不客气地利用媒体打扮自己，修饰自己的羽毛。



1991年5月，我回西安看演出、看朋友。听说路遥曾大为感慨，痛极而言之：“咱陕西五千年才出了这么一个货！”鹏鸣的骗术如此拙劣、这样雷同，竟然过五关斩六将，得来全不费功夫，如囊中取物一般，堪称常胜将军。从北京到西安，我们一行数人，看完演出，看了雨中的仙游寺后，几位同志先期返京，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周明以及省上的同志趋前送行。我们在机场候机室聊大天，没大没小，海阔天空，聊着聊着聊到鹏鸣，奇怪为什么没人敢动这么个货。我是有意将话题引到这位杰出的诗人和伟大的外交家身上的。不提鹏鸣则罢，一提鹏鸣炸了锅，像是在在场的人的口里送进一颗酸杏，个个叫苦不迭。“个个”中间，不乏部级高干和司局级领导，鹏鸣找他们，无非故伎重演，展示北京名人要人的题辞或合影，以博得新名人、新要人的垂爱，以中央压地方，然后合影、请题辞，面谕接着手谕，趁着高兴劲再亲笔写上几封介绍信，获取新的通行证。我也听说鹏鸣有次回白水，胯下就是某某书记的进口坐骑，又风光、又体面。还听到许许多多坑蒙拐骗的事，大家同样地气愤不过，可是，同样地忍气吞声，哑巴吃黄连。

回到北京以后，我万感交集，不能自己，以上当受骗者当事人的口吻写了篇千字文《寻人》，《陕西日报·星期天》发表，后又在《南方周末》刊出。读过的人，一笑了之，“笑”就是“了”。不意惹出事来。你不是寻人，寻找陕西白水一个年轻诗人吗？我们白水县有个官名叫“刘辉”笔名叫“艾涓”的，绝对白水县人，喜欢写诗，年轻小伙子，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出过诗集，你姓阎的不是写过序吗？没错，是刘辉！结果，刘辉背了几年黑锅，至今还有人戳他的脊梁骨，冤哉枉也！都怪



我为了杂文的调侃而忘了确定的实指，寻人、寻人，寻错了人。

1993年，贾平凹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陕西旅京作家陪他吃饭，提到鹏鸣后，我和雷抒雁一齐上手声讨平凹，平凹呼冤。他说：“老阎的《寻人》我看了，那不是人！”“哪儿是我介绍的！倒是人家把他介绍给了我！那不是人么！”

“寻人”？寻谁？谁寻？哪儿去寻？寻得着吗？

1992年，和没事的人一样，鹏鸣竟又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骗了。这位好心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介绍他去深造，他堂堂正正、大摇大摆地步入北京正宗名牌高等学府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正式取得作家合法身份。其实可笑，写出“千古绝唱”的“亚洲第二个泰戈尔”何须寒窗二度，在一个小小的作家班里自费跋涉苦守苦熬受洋罪！

入院不久，鹏鸣外出。他放出口风，神秘兮兮地：“我要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去，去南方视察工作。”

得知鹏鸣上了鲁迅文学院以后，我委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常务副主任周明郑重其事向鲁迅文学院提出强烈意见，其实，此前已经有文学院众学员纷纷上告，过了很久，鹏鸣才被开除出院。至于作家权益保障问题，了无下文。可怜的鲁迅文学院，它就那么一点点“权”益。

又过一年，1993年的一个冬季，盛产苹果的白水縣满载着优质苹果进京，假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新闻发布会，招商引资进行经济开发。签名后，开会前，我向一位工作人员打听谁是他们的书记和县长，谁是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局局长，说我要“寻”一个“人”，不是寻找刘辉，而是找寻鹏鸣，鹏鸣就是焦